

六家文選

WA 35

20

21

館書圖京東

三〇
冊

二三
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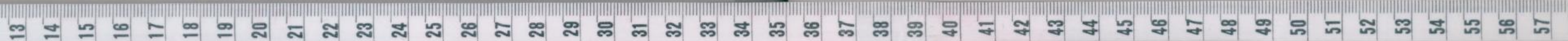
五
架

八
函

文章類

漢書門

貴重圖書





明治十年購求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一

明治十年購求

藏亭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書上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良曰子卿蘇武字古人貴呼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勤宣令

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

向曰令善也統曰策立休美暢通

六家文選卷四十一



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保榮今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言
之者美之甚也幸遇也善曰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
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
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善曰非分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
人所悲濟曰昔人謂雍門子謂孟常君云臣之所能令悲者遠赴
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
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
想能不依依善曰望風謂遠望也依依愁思也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蘇勞誨教也慰誨勤勤有踰骨肉向曰慰
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答勞誨教也陵雖不敏能不慨然濟曰敏達也言雖不達事理
踰過也善曰參不敏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
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善曰異類不同類於已者
暢於異類王肅曰韋韞古毛氏川幕莫以禦風雨銑曰韞
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韞豆毛氏川幕莫以禦風雨銑曰韞
衣袖韞也唯以皮為袖以韞為幕也戎狄之服也善曰說文曰
韞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曰韞形如射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

韞幘韞幘羶肉酪漿以充飢渴善曰為孫公主歌舉目言
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良曰冰厚故色玄
甚也善曰說文曰慘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
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
悲鳴善曰胡笳笛之類胡人吹之為曲吟嘯成羣邊聲四起善曰杜摯笳賦序曰笳者
毛詩曰駟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文作笳晨坐聽
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善曰賈逵
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之與子別後益復無聊善曰賈逵
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國語注曰
聊賴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立為鯨鯢濟
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以務吞食也善
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
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善曰背恩不
報為負恩也

鄭玄禮記注
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

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良曰禮義中國也無知謂匈奴違棄君親之

恩長為蠻夷之域良曰域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

戎狄之族又自悲矣翰曰陵自傷今為祖父後嗣今乃成戎狄之族又成悲也善曰先君謂其父當戶也

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罪亦小不蒙天子明察即廣之子

孤負陵心區區之意銑曰國家孤負其心不知區區之意見誅母妻每一念至

忽然忘生濟曰每念國家不明察陵不難刺赤心以

自明列粉頸以見何見志良曰難懼也顧國家於我已

矣翰曰顧念已止也言我雖欲自明念國家於我恩情止也善曰王逸注離騷曰已矣絕望之辭也殺身無益

適足喻增羞故每善本無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向

懷奮也忍恥辱在匈奴中苟求於活善曰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

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抵

支音令人悲增怛怛耳銑曰在陵左右之人見陵憂情如此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不樂

也抵辭也怛怛內悲也善曰爾雅曰怛憂也方言曰怛痛也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

知心略言之則前書君卒忽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濟

下事也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翰曰作書是

漢昭帝時而言先謂武帝也絕域遠國也善曰先帝謂武帝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良

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獨遇匈奴與之合戰善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

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輒引師前

到浚稽山五將失道詳此亦不云其名而裹萬里之糧師徒步之師向曰師眾

也出大漠善本作之外入彊胡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

甚美臣墳按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

銑曰匈奴軍有十萬也 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濟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

人驅散馬以被之羈以皮絡馬頭也 然猶斬將奪旗追

韓逐北 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然猶斬將奪旗追

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 滅跡埽塵斬其梟帥 良曰殺敵之易如

跡矣梟帥謂賊之勇將而陵軍逐之 使三軍之士視死

如歸 向曰謂得人心 善曰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

父 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銑曰希少也 善曰呂氏春秋

當大 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濟曰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

勝也此堪是地 匈奴既敗舉國興師 善曰匈奴既為陵所敗

名今傳俗用 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

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 去 步馬之勢又

甚懸絕 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王陵為客客且不 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 初 痛決命爭首

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

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 善曰漢書曰陵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

創者載輦兩創者 死傷積野餘不滿百 銑曰餘兵不滿百人 而皆

扶病不任干戈 濟曰百人之中扶持創痛不堪戰也 然陵振臂一呼創

病皆起舉刀指虜胡馬奔走 善曰虜謂匈奴 兵盡矢

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 故 爭為先登 良曰窮亦盡也

尺鐵兵器 向曰徒空也 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

士為陵飲血 濟曰飲血謂飲泣也 善曰血即 單于謂陵

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

陵不得 善本無 免耳 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可得欲引兵

匈奴而單于恐漢有伏兵欲引兵還管敢乃言曰必無伏兵唯大將
爾匈奴便復與戰陵急乃降遂不免難善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
傳大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
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
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

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

食僅其乃得免翰曰高祖將三十萬眾伐韓王信於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又曰其從如雨何伏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公羊注曰僅纔也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

云云良曰高祖尚如此況當陵者豈容易而致力也苟怨陵

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

以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

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善

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翰曰陵前書云

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祖考此之是也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驢醜虜翻

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誠以虛死不如立節

滅名不如報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將自殺子日申生虛死子復隨之昔范蠡不

殉會稽之恥曹沫具不死三敗之辱卒律復句踐

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銑曰范蠡越之賢也吳王

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吳是復句踐之讎也

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三敗失其境上後魯與齊盟曹

沫以上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所侵地桓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是

報魯國之羞陵遂心慕此欲為漢報功善曰史記曰吳王發精卒

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成

於吳吳王赦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

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

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

與魯會于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

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此陵所以仰天推

追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

臣安得不云爾乎

蕭樊囚繫韓彭趙醢

醢偏賜諸侯善曰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

多空弃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

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

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

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

安鍾室又曰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呂后從

長安來越泣曰願死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彭越壯士也舍徙

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

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趙肉醬也

晁

錯受戮周魏見辜

向曰景帝時袁盎諸言誅晁錯也周勃免

相十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

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

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

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

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善本有展彼二子

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欲封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畏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痛心哉善曰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

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夫貴臣之意劉

令身絕域之表良曰先將軍廣也功績謀略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翰曰貴臣謂

衛青也廣與青出征匈奴責廣失道廣曰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而今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

自剄也劉割也絕域國表外也善曰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

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兵出東道或

失道後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

單于兵而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剄姑

鼎此善本無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善本有歎者也反此此字

銑曰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有才有者死故負戟而長歎何謂不薄哉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子甚薄而武

何謂去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

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依死朔北之

野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眾少萬乘謂兵甲多也虜則匈奴號也良曰武奉使入匈奴中匈奴有變武曰屈節辱命雖生

何面目以歸漢乃引劍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匈奴使武於北海上無人處幾近也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

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維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維王等死虞常生得

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

絀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

自抱持武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向曰丁壯

在匈奴中十九年及還白首善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老母終

堂生妻去室善本作帷字濟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嫁也去

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以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

有也蠻貊亡之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



主乎

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漢况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

陵謂足下當享茅

土之薦受千乘之賞

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

土苴以白茅以為社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向曰武自

匈奴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善曰漢書曰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

尺土之封加子之勤

良曰勤勞也

而妨功害能之臣盡

為萬戶侯親戚貪倂之類悉為廊廟宰

濟曰謂帝室親戚及

貪財巧倂之臣廊廟貴士居處宰官也

子尚如此陵

善本有復字

何望哉且漢

厚誅陵以不死

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謂不為國家盡死節

薄賞子以守

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

翰曰謂歸於漢也

向曰聽聞也

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良曰每內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

陵雖孤

恩漢亦負六德

濟曰力屈而降則孤恩也漢誅陵母亦負德也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戮陵母為負德

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

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

安而主豈復以能眷眷乎

銑曰昔人雖有忠心不能烈勇若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志

誠儻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善曰言陵忠誠能安於死事

男兒生以不成名死

則葬蠻夷中誰

善本有復字

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

稽顙拜也北闕夫子所居也

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

向曰刀筆之吏獄吏也安

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之事耶善曰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

願足下

勿復望陵

良曰勿復望陵歸於漢

嗟乎子卿夫復何言

濟曰自嘆而呼

子卿也夫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畢竟之辭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

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幸謝故人

銑曰幸猶厚也言永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善曰故人謂任立政大將軍霍光上官傑等

勉

事聖君足下儻子無恙勿以為念

銑曰勉勵以事聖君相勸戒義

翰曰儻子武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勿以為念言勿憂之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天之厚德今還及君之無恙

努力自愛

善本作愛字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時因北風復

惠德音

良曰上云人絕路殊故云北風以惠德音謂使我聞道德之聲北風謂南風向北也

李陵頓

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向曰漢書大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也

有良史才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善曰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濟曰太史公遷之父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善曰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自謙之辭也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賢進士為務

翰曰曩昔

曩者辱書賜

善本作賜書

教以順於接物推

有推賢而進

意氣勤懇勤懇

善本作勤懇懇懇字苦本反良曰情切之辭善曰勤懇懇懇忠敦之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

敢如此也

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之人所言我非敢如此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僕雖疲

善本作罷字

駕

奴

亦嘗側聞

長者之遺風矣

向曰疲極也駕鈍馬也自比之鈍馬謙也示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

濟曰殘穢謂被刑

動而見尤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以字

也

善曰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以字

也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以字

也

也

也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善曰言舉動必為人之所尤過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獨鬱悒邑而誰與善本作語語翰曰身為殘刑動見請過本

誰語此事鬱悒不通也諺曰銑曰諺言也古誰為去聲為之

孰令聽之良曰少卿書教遷推賢進士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

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當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銑曰蓋辭也鍾子期古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鍾期知

察是無知音使我何為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子期曰

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

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

已者容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也士為知於已心

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為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

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

者用女為悅已者若僕大賈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

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益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

耳翰曰大賈身也虧缺為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之珠卞和之玉

耳善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書辭宜荅會東從才上

來又迫賤事濟曰得少卿書詞宜即荅為東從天子來故未也

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往前與我書書宜應荅但有事故不獲荅

服虔曰從武帝還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

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賤盜之相見日淺卒卒忽無須臾

之間開得竭志意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暇不得與書

卒卒促遽之意也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善本有月字迫季

冬向曰安為戾太子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銑曰近季

冬將刑也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之罪在獄

故報往日書欲使僕又薄博從上市雍恐卒終不可

為諱雍紆共反翰曰薄迫也上天子也言又迫從天子將祠祭於

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門以

曉左右

銑曰恐安死未答書是我終身不得申憤懣以掩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廣雅曰懣懣也楚辭曰惟煩懣以盈胃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窮也

謂任安恨不見報也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

向

固陋猶鄙也言今答書略陳固陋之志幸勿以為過

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

善本作符字

也

善曰符信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

銑曰端首也

取與者義

之表也

與謂行德也

恥辱者勇之決也

向曰受恥辱者是勇者之

決性善曰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

立名者行之極也

善曰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

士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

也

善本作矣字

故禍莫憐

憐於欲利悲莫

痛於傷心

良曰多欲而求利者禍必憐痛也

善曰所可憐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

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

行莫醜於辱先詎莫大於宮刑

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

悲也

刑濟曰詎恥也善人之恥者宮刑為大也醜穢也先謂祖也詎音垢應劭曰詎恥也說文詎或作詢火近反禮記儒行曰妾常以儒相詎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詎尋此二書其訓頗同也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濟曰遷

非一也也所從來遠矣

代然所從來處乃遠言自古已來

有之謂下文也

昔者

善本無者字

衛靈公與雍梁同載孔子適陳

向曰雍梁閭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閭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

官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此言孔子適陳未詳

商鞅因

景監見趙良寒心

良曰商鞅秦相也初因閻豎景監見穆公

謂愧恥也

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如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

同子參

向曰同子者謂官者趙談也

乘素絲變色自古而恥之

與遷父同名故易言同子景

帝與之同車素蓋變色伏諫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皆天下英俊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人同載也絲蓋之字也此則自古恥

之也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善曰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索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美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

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皆且傷其氣類不同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

之餘薦天下之善本無豪俊哉良曰刀鋸宮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歎與官豎

業無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乎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僕賴先人緒

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所以自惟上之不能

納忠效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翰曰惟思效用譽名

之士也結謂託奉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

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國家闕亂之職巖穴之士謂隱逸人也外之善本有不能備

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蹇旗之功濟曰斬前敵之將按前敵

族交游光寵向曰交游朋友也光美寵盛也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銑曰言上所述四者無一遂句且合時取容孰事於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善

言不苟合善本無者僕亦善本無常則下大夫之列陪

奉善本無外廷末議翰曰嚮者謂前者也明未刑之時厠間陪奉群官朝堂之餘議也外廷謂朝堂也未餘也臣瓚不以此

時引綱維善本作盡思慮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舉綱維

今已善本作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閭閻爾茸勇之中

向曰虧形為被刑也埽除灑除道也隸僕隸也閭耳小人不肖之類闔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闔茸劣也曰忱字林曰闔茸

闔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闔茸劣也曰忱字林曰闔茸

闔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闔茸劣也曰忱字林曰闔茸

闔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闔茸劣也曰忱字林曰闔茸

闔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闔茸劣也曰忱字林曰闔茸

闔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闔茸劣也曰忱字林曰闔茸

不肖也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

代善本作世字之士邪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之中乃

謂天下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恨之甚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濟曰本末謂終始也言凡事始之理甚難預明僕少負

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良曰遷自言性行不羈不可

知其才乃無善譽善曰不羈言材高遠不可羈主上幸以

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謂遷父也

故事奏進伎才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繼爲太史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韋昭曰天子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向曰戴盆則不見

有宿衛之官諸事恐隳先人之業故欲絕諸事以專其職位善曰言人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

人事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

肖之才力

銑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善曰禮記曰菜之子不肖應劭風俗

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濟曰言

專營其職求親愛於天子也媚愛也毛詩曰藹藹多士媚于天子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

夫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卒見刑割事之始終難僕與

李陵俱居門下翰曰謂同爲侍中官素非能相善也趨舍

異路向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好趨進退舍各異於路也善曰

太公亦輟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顏曰趣所向也舍所廢未嘗銜孟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爲人

自守奇士銑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

義良曰廉清也言清不濫取取與必有義也分別有讓恭儉下人翰曰下謂

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丑積

也濟曰以身從事曰徇素本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一國之中推而

為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向曰奉天子命出邊不念計生事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善曰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

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今舉事一不當銑曰謂陵事迫降匈奴一不當者也而

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魚列反善本作孽其短僕

誠私心痛之翰曰朝臣能全養其身保愛妻子不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此一失乃隨後構結以生其短枉加誅戮誠私心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構結也孽生也善曰鄭玄周

禮注曰舉猶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通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且

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良曰提執也有五千言不滿者痛之甚也深踐戎

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銑曰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胡地出馬故言

戎馬單于所居橫挑徒鳥彊胡仰億萬之師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

也仰謂遠望師衆也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衆挑茶弔反臣瓚曰挑挑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善曰北地高故曰仰

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善本有半字當去聲向曰宮陵

軍兵少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當當敵也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陵軍殺已過半虜救死扶傷不

給翰曰言胡虜兵傷死多故其救之扶之不能自濟顧野王決曰給供給也氈裘善本作旃裘二字之君

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翰

其君長震驚恐懼乃盡徵其國內之士舉集善射之人也氈裘言所服用也咸皆怖懼悉盡也左右賢王並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旃裘謂匈奴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善曰漢書曰以一國

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

共攻而圍之良曰匈奴一國兵共攻陵而圍之轉鬪千里良曰轉謂相馳逐鬪戰也矢

盡道窮救兵不至銑曰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士卒死傷如積子智反

然李善本無李字陵一呼勞軍士卒善本無卒字無不起濟

士卒傷者為陵撫勞無不感而復起戰也躬自流涕沫音妹血飲泣張空拳

權向曰躬謂李陵之身涕淚也血沾面曰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人無尺鐵故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也孟康曰

沫音額善曰額古沫字言流血在面如盥頰也說文曰頰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臨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
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十萬
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
張陵時矢盡故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弩弓也

白刃北嚮許亮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賊也爭死敵者謂
爭勇死於前敵謂得於人心也

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文市

壽濟曰言有使報漢謂報刺捷也而羣臣皆喜陵之功故賀天子
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

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後數日陵敗書聞向曰聞奏
於天子也

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
悅也大臣憂懼

不知所出銑曰大
臣相也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愴怛都濟曰憂
割病也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向曰款款勤心
貌款款忠實之

貌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善曰孝經援神
契曰母之於子

絕少分甘宋均曰少則自絕甘則分之能得人之善本無
之字死力雖古之名

將不能過也翰曰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
必與衆分而共也故得人死力也身雖陷

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良曰彼觀猶觀
彼也言其意且

欲取得其敵將報漢恩也當敵也張晏曰事已無可奈何其
欲得相當也言欲立効以當罪而報漢恩

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於天下矣銑曰謂不得已也
濟曰言其得士卒

死力苦戰邊亭屢摧敗匈奴亦可以舒露於天下暴露僕懷欲
也善曰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

陳之而未有路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
於天子而未有便也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之功翰曰此指謂於
上所述陵功欲以廣主上之

意塞睚眦魚柴
懈懈之辭向曰廣猶開也睚眦怒貌
善曰言
欲廣主上之意及羣臣睚眦之辭未

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才貳師而爲李陵

游說遂下於理良曰猶未能盡明說之而明主不曉察遷意
也初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爲將助兵及

其游說遂下獄理謂獄官也善曰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
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師以成李陵而爲

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問欲
沮貳師而爲陵遊說下遷腐刑鄭玄禮記注曰理治獄官

丘之忠終不能自列翰曰拳拳勤誠也列猶分也善曰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

曰拳拳捧持之貌因爲誣上卒從吏議翰曰有司以遷爲誣問天子終從獄

吏之議上謂天子也卒終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向曰法言衆吏議以爲誣上

死罪而遷交游莫救視善本無視字左右親近不爲一言

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對也深幽圜圜之中

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乎濟曰圜李陵既生降頽善本作其家聲而僕又俾

二之蠶室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陵祖考皆名將而乃降故也俾次也蠶室漢行割刑之法使其避風養創者言

我又次之於此刑蘇林曰家世爲將有名陵降而隤之也顏師古曰

隤墜也如淳曰俾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志切今諸本作茸字蘇林注

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以爲置蠶官今

承諸法去諸蠶室與罪人從事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

人勇切推置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爲天下事

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翰曰言此二事難爲俗人委曲而

一二謂僕之先人善本無非有剖符丹書之功向曰

謂遷父也剖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功者執之遷言其父無此功也

善曰漢書曰漢初功臣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

書之信重以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

弄倡優所畜六許流俗之所輕也銑曰遷父爲太史掌

祝之事爲天子所戲弄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爲調戲者故人俗之所

輕也善曰說文倡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爲優杜預曰俳優

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

以異濟曰遷刑餘雖不死假令受誅死若九牛亡一毛不減其

者故以自喻而世俗善本無又不能與善本作死節者

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

免卒就死耳何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

不能自脫終就死耳何也者設疑以發下文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翰曰遷自恨之甚故假云皆自

然也樹立使人固有一死死善本無下死字或重於太山或輕於

鴻毛用之所趣異也銑曰人生必有一死若生不值明君不以義相及則命重於太山若遇明

君臨之以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善曰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

問用之所在耳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濟曰太上謂第一也辱先謂不忠於君是

辱先人祖考辱身謂忠於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其次不辱理色良曰理義理色顏色也理道理

也其次不辱辭令翰曰辭文辭令善也辭謂言辭令謂教令其次屈善本作

體受辱訕體謂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向曰易服謂堯畫衣冠罪人服之是也易

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義箠楚受辱銑曰關木桎械索繩也以拘縛之也

箠杖也楚荆也善曰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箠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箠楚楚皆杖木之名也其次

剔他毛髮嬰金鐵受辱濟曰剔毛髮謂髡刑繞金鐵謂鑲也嬰繞也善曰謂髡鉗也其

次毀肌膚斷短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良曰腐刑遷之

所刑也極重也善曰謂肉刑也蘇林曰宮刑腐臭故曰腐刑傳曰刑不上市大夫此言

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任天子必擇賢者使居之天下儀表萬

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共承宗廟而安社稷也猛虎在深山百獸

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

也銑曰檻圈也穽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矜以自免也遷自喻志節之士為刑所加威力屈折也善曰周禮注

曰穿地為壑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斂乃寘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故士善本無有

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

於鮮平也

也銳曰牢獄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

自決定計度於未萌以免於身不可對於獄吏也且瓚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

為鮮明也人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簿行篋幽於

圜牆之中

良曰暴露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當

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七良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濟曰徒眾也隸奴也言既被拘繫見眾奴之類則正容懾惕喘息而以求自免何者積畏約之勢也

翰曰何為如此者是積累畏懼制約之勢使然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

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為辱者乃謂強為厚顏何足貴也曷何也且西

伯伯也拘於姜里

銑曰西伯文王伯長也紂以其賢畏之拘囚於姜里姜里獄名善曰史記曰季歷

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姜里王制曰九州之

長曰伯注李斯相也具於善本作五刑良曰李斯相秦為

曰伯長也干字趙高譖乃先行劓

墨宮割臍等四刑而後大辟是具五刑也善曰史記曰李斯楚上

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屠咸陽漢書

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淮陰王也受械

於陳濟曰淮陰韓信也高祖初定天下封信為楚王後有告信反者上用陳平計為游雲夢信謁帝帝乃令武士縛信而械之

陳猶編也言械編於身也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

夢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赦以為淮陰侯陳楚之西界也

械謂桎梏也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翰曰彭越梁王

徵兵於梁越稱病上捕之囚於洛陽張敖嗣父耳為王人告其反捕繫之南面稱孤者皆言為諸侯也抵罪猶伏罪善曰史記曰高祖

立彭越為梁王梁王稱疾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長史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

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

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情

七淨切善

本作室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文請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輩言絳侯權勢傾之言盛

於彼也後有告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所也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

魏其大將也衣赭

善本又關有衣字

三木

銑曰魏其實嬰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關穿三木謂桎械枷也三木在項及手足也善曰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

周禮曰上罪桎梏而桎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梏在足曰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梏音告拳音拱桎之栗切

季

布為朱家鉗奴

漢王求之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髡鉗之賣於朱家也善曰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許諾侍間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拜郎中

灌夫受辱於居室

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為丞相所怒乃

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居室田蚡所居之室也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徒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掃帳具自旦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擇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劾兒女曹咕嗚耳語蚡謂夫曰今眾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背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伯下至灌夫九人也

國

向曰此人謂一從西伯下至灌夫九人也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翰曰罔猶法也言不

能引志決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今
二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
由此言之勇

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向曰勇怯彊弱皆形勢也勢彊則勇

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亦何怪也 善曰夫人不能早

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彊弱形也 善本有裁繩墨之外
減以出獄吏繩墨之外以稍陵遲

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
濟曰不能早自裁以

出繩墨而稍遲疑則至鞭杖 欲引節繫此不亦遠於知幾古人所以重施刑
善本有大

夫者殆為此也
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 故難加刑近為此汚辱殆近也夫人

有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

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
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

也 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

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
向曰言父母兄

弟已喪無可念矣視我於妻子如何哉言
且勇者不必死節

何足顧也 善曰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
良曰慕分義者雖怯夫必勉力焉 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也

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

沈溺縲紲
善本作 沈溺縲紲 善本作 沈溺縲紲 善本作之辱哉
濟曰縲紲謂拘繫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蓋欲成先人之

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

況僕之不得已乎
翰曰荆楊淮海之間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決自殺者况我不

得已言當須自殺也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楊淮海淮濟之間

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所以隱忍苟

活
音含善本作幽 字下有於字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陋
向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言不辭糞土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沒

世而文采

善本什彩字

不表於後世也

濟曰沒死也死於此代文章之士不見於後世

采事表見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古者富貴而

善本有名字

磨

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

翰曰遷將述史記云古之富貴名皆

磨滅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乃稱之也善曰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蓋西伯

善本作文王二字

拘

而演周易

良曰西伯文王也拘囚也演廣也周易本八卦而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有姜里城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志曰河內湯陰

而作春秋

銑曰孔子厄於陳蔡還作春秋善曰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約魯史而作春秋

秋

屈原放逐乃賦離騷

良曰原事懷王遭放逐乃作離騷歌以諷之也善曰史記曰屈原

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

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

左丘失明厥有國語

良曰左丘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厥其也善曰漢書曰國語左丘明

著失明

孫子臆

忍脚兵法修列濟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治既事魏使人召臆臆

至恐其賢於已乃刑斷其兩足而黜之刑斷足曰臆也因此時皆呼為孫臆修作列美也善曰史記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治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臆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黜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果

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秦始皇遷呂不韋於蜀於是著書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嘉賓以相碩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

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

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

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

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

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

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

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

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

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

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宦者下吏治之得情實

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也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曰韓非入秦為李斯毀之下獄而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

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也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

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

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比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詩三百篇大抵使人故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音指賢聖善本作發憤之所為于作也向曰底致也言詩三百篇此大雅之

致而賢聖發憤之所作也善曰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底致也此人皆意有所

善本無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翰曰述亡賢愚之事思來者以作戒也善曰言及善本作如左丘

故述往前行事思今將來人知己之志

無目孫子斷管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

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空文以自見其志也

空文謂文章也善曰自見已情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濟曰遜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網

我不順於古人志謙也近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善曰論語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網

羅天下放失舊聞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文舊文謂先賢所傳而聞之也略考其

善本有行字事綜其終始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史記略量古人行事理其終始也稽其成

敗興壞之紀翰曰稽考壞亡紀記也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翰曰軒轅黃帝

也于茲漢武也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

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地善本作之際通

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敗天文地理亦

可以盡夫地之際通古今之變也草創未就會遭此禍良曰草創制作會逢也言作史記未

文選卷之六十一

成遭此刑矣銑曰當被刑時惜所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述作未成故就此刑而無恨色不然亦自裁而死也僕誠已善本作以字著此書藏之本

名山良曰言當時無聖人可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邑大都也言與傳大邑都也則僕償前辱之

責良曰償還也遷取辱前刑負責於國今史且成可以還於所負也雖萬被戮豈有悔

哉向曰雖萬度被刑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

也銑曰俗人不難為言之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銑曰且

之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僕以此語善本作僕遇遭善本無此禍翰曰此語忠義之

重逐為鄉黨所戮善本無笑翰曰朝廷以辱笑是一也為鄉黨辱笑是重也戮辱也

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無丘

墓乎雖索百世垢彌甚耳銑曰垢穢也是以腸一日而

九迴翰曰憂思迴復於心腸一日至九九數之極也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

不知其所往銑曰忽忽愁亂貌亡失也不知所往憂而心迷也

他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

嘗不發背霜衣也良曰斯恥謂被刑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

得自引善本有深藏巖穴邪濟曰閨閣臣故且從俗

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濟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浮言沈凶俯下仰高也

狂惑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焉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

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善本有僕私心

刺繆力割繆密救切善乎向曰刺戾也繆誤也今雖欲自離

琢曼音辭以自飾銑曰曼美也如淳注同善曰戰國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



無益於俗不信

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益為俗所不信也

祇

善本作適字

足取

辱耳

良曰耳辭也

要

召一

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

翰曰遷自言及死後

名譽流於千載也要及也

書不能悉意故

善本無略陳固陋

略陳固陋

翰曰固猶

鄙謹再拜也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

濟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也為常侍與太僕戴長樂相失詔免為庶人惲既

失位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薶斬之善曰漢書曰楊惲字子幼華陰人才能稱譽為常侍驕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諫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行朽

善本作朽行二字

穢文質無所底

音旨銑曰底致也善曰論語曰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翰曰先人餘業

謂惲父敞為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衛官人也故此言之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向曰霍山霍雲

謀反惲覺之霍氏伏誅此遇時變也惲以此有功封平通侯

終非

其任卒與禍會

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見廢也卒亦終也

足下哀其愚

能及善曰爾雅曰督正也

然竊恨足下

善本有不字

深惟其終始而猥

隨俗之毀譽也

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事之終始乃曲隨俗中相毀譽也善注同

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

翰曰謂會宗曲隨毀譽有書見責惲故言鄙陋

愚心以報答此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惲為文飾其過善曰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

言實也

默而息乎

善本作默而自守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

之義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

其愚唯君子察焉向曰君子惲家方隆盛時乘朱

輪者十人銑曰謂父敬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位

在列卿爵為通侯也摠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良曰通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翰曰建立也言不

遺忘音望向曰僚官陪助輔正也言又不與已負竊位素

殮之責久矣銑曰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

退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柳下惠之賢懷祿貪勢不能自

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

闕妻子滿獄良曰變故口語謂見廢也惲禁在北闕不在常禁

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如淳漢書注曰上章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當此之

之丘墓乎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伏惟聖主之恩

不可勝量音良惟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向曰遊無欲之

勸力耕桑善曰國語曰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濟曰治

不意當復用此

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賦稅謂免官為庶人故

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

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

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

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

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

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充縣官之賦歛

以善本無為譏議善本有也字翰曰言不意會宗以治夫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不善本作禁向曰人之情好

聖人弗可禁也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善本有有時而既銑

既盡也言君父至尊然臣親送其終亦已掩擴其哀有時而盡也

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廷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

復初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

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烹羊烹羔

斗酒自勞良曰憚自謂也上言親送其終有時哀盡况我得罪

宴為樂焉烹家本秦也能為秦聲秦聲擊缶也婦

趙女也雅善鼓瑟善本作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濟曰缶樂器陶工為之嗚嗚聲也

人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手其詩曰田彼南山燕

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向曰田作也南山陽地而膏

亂也銑曰一頃百畝也喻百官也其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零

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善曰張晏漢書述曰山高在陽

人君之象也燕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

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奔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

臣瓚按田彼南山燕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人生行樂

種一頃豆落而為箕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耳須富貴何時

待富貴職位亦何時也言不可求之是

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善本作頓足起舞向曰

也低昂誠淫荒無一字度不知其不可也銑曰

高下也極也不知此事不憚幸有餘力又有方字耀賤販貴

可為但適性而已逐什一之利良曰耀其時之賤者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

書大傳曰王此質豎之事汚鳥辱之處憚親行之

慄翰曰我在下流之中衆人毀聲所歸集不寒而慄雖雅知

慄戰慄言懼也善曰言處下流爲衆惡毀所舉

慄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向曰雅知者謂會宗也言會宗猶復

隨口如風之靡草亦何求稱善之譽也謂會宗書教其求譽之故乃答之善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

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善本作者善

有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善本有困乏者

庶人之事也銑曰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之人以居位常恐

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善曰漢書董仲舒

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

爲謀翰曰大夫庶人道不同也我亦與子殊矣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

制而責僕哉濟曰謂復爲庶人也善曰論語曰道不同不相

乎制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

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良曰西河會宗居

作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當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貌也善曰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

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頃者足下離舊土善曰謂臨安定安

定山谷之間昆戎善本作夷字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

之移人哉向曰昆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性如子有節槩清素之風豈能使鄙俗習子之風而移其人心乎

言我志亦不可遷也善曰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之俗而移人之本性哉

於今乃覩善本作睹字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

旃無多談翰曰勉旃旃之也言願子彊爲國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爲吳郡太守

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因禁欲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瞞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爲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爲

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外堂見
親也善曰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家
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
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
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
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
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
安傳毅詩曰但年如流渺然暇日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向曰公
曹操也

始滿五十過二謂五十二善曰公謂
曹操言公年始滿五十融過於二歲也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良曰孫氏謂策也孥子也湮沒
謂喪亡也善曰孫氏已見上孤

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善本無
復字永

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

則桓公恥之翰曰齊桓公也時桓公為諸侯長故有相滅亡
者必救之不救則恥弱也言曹公推霸比於桓

公欲使救盛憲於吳故云此善曰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
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

談士依以揚聲向曰孝章好士故天下談文史
之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而身不

免於幽執善本作
繫字命不期於旦夕銑曰幽執囚也不期
朝夕言欲將見殺也是

交也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代孫孔子所云損者三友朱
穆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

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善曰論語子曰益者三友
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漢書曰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

交論以矯之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濟曰一介
謂單使也

長八寸曰咫尺言加短書以言之則可不假多善曰左氏傳晉行人
子貞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

子貞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

二又與百上卷

一十

一十

武君曰發一乘之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善本作矣

使奉咫尺之書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柄切善孝

章議孝章得失也孝章要一為有天下大名九牧

之人所共稱歎銑曰要盛也九牧九州也孝章雖為少年謗

稱歎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燕君市

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良

昔者燕君好千里馬以千金市之三年不得或人曰請以三月得之

而駿馬死矣此人以五百金市骨而還君大怒其臣妾費金也其人

曰且駿馬之骨君猶市之天下必知君之好馬後必有馬自至者後

一年果至此則非欲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縱非

賢良可收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善曰

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

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價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

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

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惟

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

公臣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善本無

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宗社將絕公能臣正復

珠玉無蹊胡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

有足乎銑曰蹊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無足而至者時君好

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昭王築臺

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王之

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

翰曰燕昭王卑辭厚幣以招賢人郭隗說曰大王必欲得賢者至先

從隗始王乃為之築臺以師事之是發明主之至心也於是樂毅劇

辛鄒衍等至乃破齊國威震諸侯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

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

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

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嚮善本作使郭隗倒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嚮善本作使郭隗倒

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嚮善本作使郭隗倒

懸而王不解

居蟹

善本作難字

而王不拯則士亦

將高翔遠引

以刃莫有北首

音獸燕路者矣

齊曰向若郭隗勸誠

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急臨在沈溺又不拯濟則賢士亦將以遠去無有北向燕路者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得羣賢也引去首向也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

者欲公崇篤斯義也

善本無也字

銑曰稱引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復云曹公崇厚

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

因表不悉

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此志不盡所懷也悉盡也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

翰曰范曄後漢書云朱浮字叔元沛國人也初光武拜為大將軍幽州牧而王莽時

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倉廩給其妻子渙陽太守彭寵聞之大怒以兵攻浮浮作此書責寵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出但為大司馬主

薄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浮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慎

善本作順字

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

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

也

向曰京城太叔鄭武公少子也武公夫人姜氏愛太叔而惡長子莊公及武公薨莊公即位姜氏請京城使少子居之謂之京

城太叔既而驕奢不知足且無賢輔乃將欲與姜氏期襲莊公而代之莊公遂伐之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城地名太叔号也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人善本作親職

愛惜倉庫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佐天子命也善曰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

陳遵劉竦俱著名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

者皆為國耳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即疑浮相

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善本作之計乎良曰言

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王上何朝廷之於

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

之寄情同子孫之親然受重寄之義善曰蔡邕獨斷云

朝廷者不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漢書大匹夫媵以證母尚能致

命一殮向曰匹夫媵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一

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

其半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

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

輒乃倒戟以御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

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

食以饋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

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國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

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

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

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

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卿閭故人

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

三千人歸世祖世祖承制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

拜起何以為容齊曰言其不顧恩義而為背叛坐卧念

之何以為心不內愧也引鏡窺影善本作景字何施眉目

向曰窺見影也言其舉措善本作建功何以為人銑曰舉

引鏡見影豈不恥哉措猶進

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厚恩乃

欲立功自建何以為人生於天地間也惜乎棄休令之嘉

名造梟古鴟夷之逆謀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梟鴟不孝

也捐傳葉之慶祚良曰言光武封寵為建忠侯招破敗

之重災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也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

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向曰言寵為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美

道而不奔桀紂之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義

國恩銑曰上谷太守耿况字俠游與寵俱起義兵佐光武之命

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俠游謙讓善本作屢有降挹之

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

功以為高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善曰蒼頡往時遼東有豕

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

慙而還若以子之功善本有論於朝廷則為遼東

豕也向曰遼東人以白頭豕為奇異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

之豕自以為異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亦如遼東

善曰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向曰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

六國之時善曰張晏漢書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

千里勝兵將百萬銑曰廓開也勝疆也將猶近有也故能據國相持

多歷年所良曰所數也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

言今天下廣於六國時而為一家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翰

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光武不以故舊禮接之而以羣臣禮待故

怨此而反善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

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此猶河濱之人善本作捧土以塞孟津多

見其不知量也向曰孟津河流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

一小郡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

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樂各

立名於世

銑曰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義之名於時也世謂時者也

而伯通

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

良曰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走無所成事終自弃死不見

漢之

內聽驕婦之失計

外信護邪之諛言

濟曰寵常與妻度計

軍國事諛虛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爲人所奏而弃此去寵

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

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監

字

戒豈不誤哉

翰曰寵爲叛逆必見誅戮則爲同時立功之

也善曰或本云永爲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

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

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勿以前事有過

懼誅疑而不改逆歸順也

願留意顧老母幼

善本作弟

銑曰若叛逆見誅必害老

母幼弟願留意改節以顧母弟

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

良曰不義而死於親厚故

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齊曰後見誅斬爲讎者所快也善曰漢書曰寵獨在便室蒼頭奴子密

等三人勸寵臥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

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舌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

留之畫即斷寵頭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因以詣闕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從父琳爲之作書報文帝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爲善曰陳

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

其辭如陳琳所敘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

善本作多字

意奢說

事頗過

古其實

翰曰破賊情喜故奢侈說事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

得九月二

十日書

善曰得文帝書

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

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

良曰言琳公事多

念欲遠以爲

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銑曰曹洪不士爲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帝爲歡也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二粗祖舉大綱以當

談笑濟曰一二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

不及也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四方之嶽三塗山名善曰左氏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

善本作揮戟萬人善本作不得進翰曰彼謂蜀山善曰漢人字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犇兕之觸

魯縞古未足以喻其易銑曰駭驚也鯨大魚也長千里細網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徒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奔兕之觸細縞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也善曰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無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縞雖云王者之師有征

無戰濟曰天子之兵有征伐而罪者不敢拒戰也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

義而彊其古今常有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良曰左氏傳叔向

謂趙孟曰不義而彊其獎必速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翰曰猾亂也夏謂中國善曰尚書舜典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

其難也翰曰言夷狄大國之讎敵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書云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為詩書所歎載也皆謂其難敵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

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銑曰察蜀之地勢言中庸處之近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速也善曰司馬遷報仕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者莫不傷氣來命陳彼妖惑

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彼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神討師徒無暴樵牧不臨是

夏殷所以喪苗彘所以斃婢袂反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歸舜舜命禹討之扈有扈氏威侮五行並為暴亂故以見斃斃死也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

野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翰曰有道則勝無道則敗克勝也不

道則敗克勝也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濟曰商紂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道

也蓋為紂無道故然善曰左氏傳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昔鬼方聾昧宗

虐

善本作虎

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

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

音孟

津有再駕

之役

向曰鬼方匈奴也聾昧言其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武紂之臣奸讒邪也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科等也高宗伐於

鬼方三年乃克文王伐崇侯武且還修德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歸是再駕役難也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之伐

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

克殷又曰一日戊午師渡孟津

然後殪

音翳

戎勝殷有此武功焉

善本無焉

字銑曰殪一也言武王既退孟津之師然後一服戎衣而勝殷紂成此武功也善曰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善本作焉字

有星流景集颶奮

善本作奪字

霆擊長驅山河朝

至暮捷若今者焉

善本作也字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颶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

敵何有疾速長驅山河之間朝至暮勝若今日之盛威也景曰影颶風奮舉捷勝也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

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翰曰彼謂張魯也逮及也有德則全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此也

善曰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在中才則謂不然

善曰若中才守之則不可得也

而來示

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黠而猶無所救

竊又疑焉

向曰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黠言來書乃至以為張魯惡稔積雖有田單

牛之智墨黠妙巧之道禽滑釐之辯無所救之又將疑此理為不然也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

機械之巧田單騁牛之詐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

何者

濟曰自發問上文所疑將述其理

古之用

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

去武王還師

銑曰三仁謂殷三人微子箕子比干是也武王欲伐紂聞此三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善曰論語

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皆曰帝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宮奇在虞晉不加戎

銑曰宮之

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以宮之奇在朝而不加兵
善曰左氏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

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宮
季良善本作梁猶

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不再舉矣
季良

在彊楚挫謀銑曰季良隨賢臣也楚將伐隨知季良在而不為

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
章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大隋張必弃小國小國離

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
暨至眾賢牛舛絀勅律三

曰季梁在何益注曰季梁隋賢臣也
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謂上三仁及宮之

奇季良也三國謂殷虞隨也及至此三國不用此眾賢之謀
絀於外而三國已亡故無道有賢人可救也墟謂丘墟無人矣

且
夫墨子之守繁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

不可入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

入言其有道而妙也繁繞垣城也械戰軍器名
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

之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固之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美
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

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
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冠矣雖殺臣

不能絕也楚王
若乃距陽平據石門向曰陽平古關名石

善曰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
據八陣之列向曰據布

陣謂孫吳兵法
善曰雜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騁

犇牛之權向曰田單守即墨城為燕軍所攻單乃率城牛千餘

牛尾火燒之鑿城為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驚痛而怒
犇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

善曰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
時以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

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犇燕軍
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

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
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犇走齊人追亡逐北所

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楚襄王於莒
焉肯土崩魚爛哉向曰言張魯若距關鎮復用孫吳之

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
乾

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 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

爛自發設今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

樂毅已拔即墨矣 濟曰設今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賢愚

上於宋城樂毅已拔齊 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

老夫不敏未之前聞 向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賢智

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 蓋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

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 善曰善歌者居沂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

一侯反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綿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善為

歌者言風俗淳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

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綿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游

唯息 渙者學藻績之綵 翰曰唯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

土所為也 善曰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唯水經其比傳云

唯渙之間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

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 善本無 遺風有子勝斐

然之志 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揚雄王褒之遺風

將述文辭也間猶近也子勝猶小子也斐然彊進之貌

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

仕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段以為長優以為廣不可久也

論語曰吾黨之小 故頗奮又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

子狂簡斐然成章 家丘謂為倩 靖人是何言歟 鮑曰頗少奮發也他日謂

孔狂聖人乃云我東家丘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乃汝也魯人不識

丘謂我文辭皆倩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也 善曰邴原別傳曰原

遊學諸孫松菰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 夫驂 綠驥

丘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丘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垂耳於 垆牧 善本無 鴻雀戢翼於汗 音池 良

驂良馬也垂耳謂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垆牧野外也鴻雀大鳥

也戢斂也汗池小水也 善曰弔屈原曰驂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

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汗池 藝

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 濟曰 藝輕

也廐育馬所 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

借道呼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曰取之中廐置之外廐 及其

善本無其字整蘭筋揮勁翻向曰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
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陵厲清浮顧盼善本作千里豈
井字蘭筋豎者千里
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補角哉向曰厲高
浮鴻也顧盼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借翰於六駁之
駁乎晨風鸛也六駁馬名善曰爾雅曰晨風鸛也毛詩曰隰有六
駁毛萇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噓也洪白翰
兵虛笑也善曰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
空為戲也或無丘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
噓大噓也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一

藏亭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

薨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先主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良曰魏志云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也宏才卓逸不羣於俗曹操為司空召為軍

謀祭酒轉丞相倉曹屬初孫策與曹操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諮祭酒

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善本有亦字

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

也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公以弟女配榮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賁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

相知曰淺旋即離絕矣善曰爾雅曰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操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

哉濟曰孤曹操自稱豈同謂豈不同也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向曰言人心

向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作心忿氣善本作危

用成大變翰曰因事緣情有所侵辱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怨忿愈恨意不自安

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良曰韓信為楚王人告信反高祖乃徙為淮陰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彭寵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恃功高欲帝以殊禮

待之及後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善曰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北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

事之緣也銑曰陳豨反高祖與綰俱擊豨綰乃陰與豨通謀及有嫌隙故爾淮南王英布聚兵謀反為中大夫賁赫上書告之事既漏洩布便發兵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善曰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勝至胡燕王臧荼子衍云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臭道所以為者縮寤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欲令連兵無決漢既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謀豨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木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

發兵 孤與將軍恩如骨肉 向曰將軍謂孫權也骨肉兄弟也 割授江南

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

又不奪其國今不屬本朝以為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棄舊情以致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 善曰楊州舊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

或為捐 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 往方 朱浮顯露之

奏 濟曰遏絕寧豈放學也壽州刺史劉馥每請伐吳而曹公常遏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彭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

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豈學朱浮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平奏謂進言於天子 善曰魏志曰劉馥字元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

兵器不迎母寵遂反 無匿張勝貸 他 故之變 良曰張勝燕王盧綰

之臣也高祖與綰擊陳豨陳豨求救於匈奴綰亦使張勝於匈奴求救勝至胡乃為人所說曰公何不令燕緩擊陳豨而與胡和得長有燕國勝以為然乃令匈奴擊燕兵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乃詐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

故以為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 善曰張 匪有吟構 善

勝有故於胡盧綰匿之而加恩貸也貸或為貳 從 賁 赫之告 銑曰淮南王英布陰謀反叛其大夫賁赫告之 固非燕淮南

之豐也 向曰言非與盧綰英布同事 而忍絕王命明弃碩石實為

佞人所構會 善本有也字 翰曰王命謂天子之命碩交謂朋友也曹操相屬言權所以絕命弃交實為誣佞之

人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 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與石古字通論語子曰遠佞人 夫

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 古亂反

佞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 善曰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乃投杼而起 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

善本有 丈夫雄心能無發憤 善本作憤發二字 濟曰辯

以辱恥之惡則雄心能無發憤 善曰吳志 昔蘇秦說韓羞

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 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 舌 地割

割

割

割

猶不為悔人之情也

向曰蘇秦說韓王云寧為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

王之賢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

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辯倖巧辭以發怒其情

也折猶敗也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

寧為雞尸不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也夫以

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

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廷叔堅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

牛于也從或為後非也

辭壯少也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順信所寵之

臣也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

既懼患至兼懷忿恨

翰曰患謂敵國之患難也

不能復

遠度

大各反

孤心近慮事勢

濟曰孤心謂

遂齎夷見薄

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

良曰齎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

薄之決計軌翻然高飛之成議

謂眾

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

向曰

蜀帝也權與之結好聘問相通以為影援豐罪也相

推而行行不臣也善曰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道

不願於此也

銑曰暢通也言我想通孫權

孤以

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

翰曰往屬漢

將欲泰平

也運會也

湯

善本作

平天下懷集異類

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夷狄

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

善曰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

親坐離厚援生隙

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援謂相援護也

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

善本作

藏禍心

陰有鄭武取胡之詐

濟曰海內天下也老夫失曹操自謂昔

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

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

口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操與孫氏親姻

恐天下相責望為我包藏禍心有此謀之詐也善曰左氏傳趙孟

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

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

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

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也

乃使

仁君翻然自絕

銑曰言權恐我陰有詐謀翻然高舉遂自與我阻絕

以是忿忿懷

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

善曰小事謂戰爭

好謂婚

二族俱榮流祚後嗣

良曰二族謂曹孫也

以明雅素中

誠之效

濟曰雅素猶平生也誠心効勤也

抱懷數年未得散意

向曰抱此平生

之懷三已上曰數

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

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

善本有也字

銑曰曹操臨荆州權遣周瑜擊之戰

於赤壁大破曹操燒其舡士卒飢疫死者大半而曹操此書

江陵

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

之所能敗也

翰曰曹操北還留曹仁於江陵周瑜守之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奔城而走又云物盡穀殫移人

還師非瑜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也殫盡徙移侵陵也

善曰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曹操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各領萬人與玄德具進遇於赤壁大破曹操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操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

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

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異

善本有取字

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

向曰荆本非吳分謂屬蜀也我與君謂曹

仁奔城而走其地入吳也志望益權國之地故曰異其餘也非相侵

割者言無傷於孤也冀望也

善曰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君實異取其地耳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

思計此變無傷

良曰我思計權此變亂亦無傷我權向必

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

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荆州之土不復還我哉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

君之負累

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

銑曰高帝即位田橫逃海

王小者侯以其設爵以延引也朱鮪守洛陽光武招之曰來爵位可保吾不食言河水在此故曰指河爲誓言權負罪索何如二人也豈

猶何也是以曹操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美譽

善曰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父爲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爲胡殷

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

吾不食言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往年在譙新造舟 船取足自載以立 善本 九江貴欲觀 善本有 漢

士交反 又子小 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 也 善本無也字 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江流有九也漢湖名

初曹操恐江濱郡縣為吳所略當移其人居也故曹操觀其形而安定之非有攻吳之計 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

作輕舟治水軍自此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操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瞻備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

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汪曰漢祖了反 將 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

此故未肯迴情 翰曰是時江西戶十餘萬渡江入吳恐權之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 然智者之慮慮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已榮 於未形逢者所規規於未兆 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

見也 善曰金匱曰明者 避危於無形 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

識智伯之為趙禽 濟曰吳王不用伍子胥之諫子胥知吳

之臺言國亡荒廢故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疆

盛請地於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

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亡此乃慮

未形度未兆也 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

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

百里戰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

智伯伐趙趙亡則二君為之欠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

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

不可智果見言之不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 聽出便易姓為輔氏

不同吳禍 濟曰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嗜酒王常設醴

免而去鄒陽事吳王濞濞謀反屢諫不納乃北游梁孝王後楚王吳

王並與十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

也 善曰漢書曰穆生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成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

吳王有邪謀陽奏書諫吳王 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 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

變思深以微知著耳

良曰四士謂子胥輔果穆生鄒陽也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善曰

范子計然曰見微知著

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

良君所據相

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

安而已哉甚未然

善本有也字翰曰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乏不能遠舉兵甲割彼江外晏然

懷毒者哉甚未然者言能取也

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主師終

不得渡亦未必也

向曰但論順逆不在要險故云亦未必也

夫水戰千里

情巧

孝萬端銑曰謂水戰之情巧

越為三軍吳曾不禦漢

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越伐吳越為三軍潛度當吳中軍吳軍大敗禦敵也銑曰漢王使韓信擊魏王豹出其不意驚而引兵逆信信虜豹夏陽地名向曰

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為衛護亦不可恃也廣闊也善曰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

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

取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至於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信遂虜豹而歸

有宐不得盡言

良曰事有權時逐其所為之此不得盡言也

將修舊好而

張形勢更似為

善本作無以二字

威脅重敵人之心

心二字濟曰曹操言所以致此言者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權也善曰重

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

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與慰納辭遜意狹

謂其力盡適以增驕

善本從心不足相動

向曰赤壁自引軍還而吳以為勝我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我起慰問之書以納勸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但

明效古當自圖之耳

翰曰但明古人之義當自謀之效學圖謀也

昔淮南

信左吳之策

善本有漢字

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

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世笑

銑曰漢淮南王劉安謀反信其臣左吳之

策後漢隗囂反用王元之言可以一丸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時也光武時彭寵反皆受親近婦人及官吏之計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為時人所笑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更始亂隗囂亡歸天水招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已見朱浮與彭寵書

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君少留

意焉翰曰梁孝王怨袁盎遂與公孫詭羊勝陰謀刺殺袁盎天子疑梁有謀使案覆詭勝皆替王宮韓安國諫王出之詭勝皆自殺上遂怒解也不受謂出之後漢書韓安國諫王出之詭勝皆即位欲心歸光武辯士張玄說融不可歸漢宜各據土地可為六國也融不從其言乃斥逐之決策歸漢光武封為安豐侯檢校大司空二賢梁王實融也既覺謂覺其事理也願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後漢書曰實融字固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隗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豪傑

計議遂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若能內取子布外

擊劉備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以效赤

心用復前好者善本無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

高位重爵坦然可觀濟曰坦然寬也上令聖朝無東顧

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向曰謂不君享其榮

孤受其利豈不快哉向曰謂享榮受若忽至誠以

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善本有加罪所謂小人

之仁大人善本作之賊大雅之人善本有肯為此

也銑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昭烈張子布也言孫權親此二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以起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

害也大雅謂君子善曰婉猶親愛也二人昭烈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

之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

之情更以

善本作與字

從事取其後善

翰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忍加罪願

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善曰史記曰王溫舒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廣雅曰

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處一

焉

向曰効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憐子布但禽昭烈是二也此二者審詳處置其一計也

聞荆

楊諸將並得降者

良曰荆楊州漢將得吳降者

皆言交州為君

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

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操權覺之執而囚焉又楊州

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也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操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淮浦詔遣為楊州刺史繇不敢之州遂南保豫章

疫旱並行人兵損

疫旱並行人兵損

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

銑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軍乘弊擊吳云云謂辭多

略而不能載也

孤聞此言未以為悅

良曰謂憂人不濟故不悅

然道路既

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翰曰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

言吳有旱疫之災若乘過此敝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我亦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也善曰左氏傳曰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

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

良曰言加意區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望明德謂孫權言我冀望君來昭然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

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

其中願仁君及孫虛心迴意

銑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前也古者雖兵相交而通使往還必在中及孤謂思恩及我也虛心謂寬心能容納眾善之言善曰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是

善本無是字

以應詩人補衮之歎而

慎周易牽復之義

濟曰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衮冕君之上服也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

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以為善也牽引也善注同

濯鱗清流飛翼天

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名時爵

衢良時在茲勗之而已

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

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名時爵

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

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名時爵

祿榮美亦如龍魚濯鱗於清流之

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路來降之時正在此日勗勉而已

與梁

善本無梁字

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善曰典略曰質

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

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太子在溫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

善本無二字

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

向曰丕文帝名季重吳質

字也恙憂也言無憂者猶言季重安否善曰爾雅曰恙憂也

塗路雖局官守有限

善曰小雅

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五臣注同

願言之懷良不可任

濟曰願言

謂相思也良猶實也任堪也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足下所理善本作治僻

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

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問難以致見故增勞簡見也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

逍遙百氏

翰曰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百家謂百氏諸子書善曰漢書勃海郡

有南皮縣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

彈碁間設

終以博奕

善本作六博二字善曰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

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中角拂碁子也

高談娛心哀

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體以中角拂碁子也

高談娛心哀

箏順耳

銑曰娛樂也哀箏謂箏聲清也所欲則奏故云順耳

馳騁北場旅食南

館

濟曰旅眾也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眾也士眾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

浮甘瓜

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

良曰匿沒也

同乘竝載以游後園

翰曰同乘竝載連車騎

輿輪徐動

賓

善本作參

從無聲

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

清風夜起

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

銑曰笳笛類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故愴

然傷懷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

余顧而言斯樂難

則反樂極則哀故愴

常

濟曰我相顧而言此樂難常如此

足下之徒咸以為然

良曰足下謂質徒謂諸友

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翰曰

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善曰司馬遷答

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

患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

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

每一念至何時可言

向曰每一念其死生

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銑曰仲

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善曰禮記曰仲

天氣和暖眾

夏之月律中蕤賓易通卦驗曰夏至則景風至

果具繁時而邀游北遵河曲濟曰時

而為邀游

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良

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時不為太子故文學附

節同時

乘後車以從前也善曰毛詩曰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物雖是而友朋非舊我心相思

為勞如何善曰毛詩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

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

行矣自愛不白向曰騎使也鄴鄴都也朝歌僻遠故云在道

行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譽善曰老

子曰聖人自愛

與吳質書二首濟曰是時魏都疫病諸友多死故

與質此書叙情也善曰典略曰

魏文帝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

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銑

行謂四時運行復謂寒暑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

往復也善曰行猶且也

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濟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為遠況四年思何友持也過之為過三年

雖書疏往反善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

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

作返

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翰曰離

幹陳琳應瑒劉楨俱

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逢也徐

死其痛何可言也

何曾須臾相失

向曰輿車騎也止坐也

每至觴酌流行絲竹

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

自知樂

善本有也字

銑曰樂極不知所以言故不自知樂也善曰楊惲報孫會宗書曰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謂

百年已

紀

分可長共相保

濟曰百年之歡是已何善分之有可長相保也

有圖

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

良曰零落死也

頃撰其

遺文都為一集

善曰廣雅曰撰定也都凡也

觀其姓名已為鬼錄

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冀壤可復

道哉

翰曰壤土也可復道哉謂不可復追也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

鮮皆

善本無皆字

能以名節自立

向曰類例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文

章或負小瑕少能以美名奇節獨立於時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

而偉長獨懷文抱

質恬淡

大暫反善本作恬

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

君子者矣

銑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備恬淡無欲育隱人之志彬彬文質貞偉長徐幹字善曰論語子

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子新論雍門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

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

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

濟曰徐幹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典

雅足傳後代言此子之文為不朽也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

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德璉

力展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良曰德璉應瑒字斐然疆為之辭述作謂作文其才學足以

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

翰曰言瑒不遂志而死矣良實也

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技

粉

淚既痛逝者行自

念也

向曰間時也痛死者逝去行復自念於已終當於此善曰楚辭曰孤行吟而投淚

孔璋章表殊

健微為繁富

銑曰孔璋陳琳字也章書也

公幹有逸氣但未適

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

濟曰道盡也言未盡美矣妙絕時人謂過於時人也

善者時人不能逮也

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良曰元瑜阮瑀

字記亦書類翩翩美貌言其文雅之致足為樂也

仲宣獨

善本作續字

自善於辭賦惜

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翰曰仲宣王粲字獨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妙者雖古人無過也善曰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自善於辭賦也續或為獨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

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

音代向曰伯牙善鼓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死而伯牙絕絃不復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傷子路之賢門人莫及也逮及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子期死而伯牙乃鼓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

一時之雋也

銑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雖未及古人亦一時之雋才也

今之存者

已不逮矣

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已不及徐陳諸子也

後生可畏來者難誣

然

善本有恐字

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良曰言後生文章亦有可畏而難欺安知不如

今者恐我與季重老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善曰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

長大所懷萬端

翰曰謂為太子所懷者萬事也

時有所慮至乃

善本無乃

通夜不瞑

銘

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

但未白頭目光武有言年已

善本無已字

三十餘在兵

中十歲所更非一

向曰通連也瞑睡也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也光武漢光武也更猶歷也

與之齊矣

銑曰言德不及光武年與光武齊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

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

濟曰文帝固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善曰法

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動見

瞻觀何時易去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

良曰言既非材而處重位與動出入顧眄甚難故恐長不得為昔日南皮之遊少壯具當努力年

一過往何可攀援爰古人思秉善本作炳字燭夜遊

良有以也翰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以追宴樂歲月一過而往不可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游實有以也善

曰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善本作不字東望於

邑裁書叙心丕白向曰頃近娛樂少也否謂述作文章無於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也善曰楚辭曰長

呼吸以

與鍾大理書一首銑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為大理時文帝為太子在盟

津聞繇有玉玦意願得而難公密使弟子建因人說之繇即送玦太子作書與之爾善曰魏志曰

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

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王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濟曰孔子云

玉焉顯顯印印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珪璋亦玉也善注曰晉之垂棘魯之璆附

宋之結綠楚之和璞良曰皆美玉名善曰垂棘見下文

斂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價越萬金貴重都

城翰曰魏田父耕於野得玉徑尺以獻魏王王召玉工觀之工曰此天下寶也王問其價工曰此價無以當之五城之都可以一

觀之王乃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者蓋廣言以示貴善曰尹文子

曰魏有田父耕于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弃之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

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向曰疇昔謂古也將

上大夫之祿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銑曰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

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以伐虢虞公好其晉寶遂許之晉既滅虢還而滅虞以復其壁是為
雙禽禽獲也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
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官之奇曰虞不臘矣

如抗節

濟曰趙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人求趙王願以十五
城相如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乃以璧却授相如相如持璧怒
髮衝冠曰觀大王無與城意臣復取璧王必欲殺臣臣頭與璧俱碎
於柱矣抗立也善曰孝經援竊見玉書稱善本有玉白如

截肪

方

黑璧言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

良曰截割

也譬比也雞冠雞憤也侔類也栗木實蒸之其色鮮黃言美玉有如
此色也善曰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
如猪肪黑如純漆王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胥曰肪音方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

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

翰曰景

雖非君子然願觀美玉有如思古人德如高山賢明之行
行私心所慕仰也善曰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

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善本有也字 向曰四寶
謂上白黑赤黃之寶也貌

遠言秦漢已來無
有良玉比此四也

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

渴未副

銑曰言我求美玉曠年不逢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
有如飢渴今終未副此情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

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
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

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

會

濟曰君侯謂繇也玦帶
節美玉為之也言聞此

寶笑而撫手也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
也撫手曰抃善曰說文曰抃拊手也

當自白書恐傳言

未審

善曰未
敢作書

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

喻鄙旨

良曰因仲茂時為子建先容以勸喻君心述我所欲之
鄙意也言猶意也善曰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

太子

乃不忽遺厚見周稱

翰曰言繇乃不輕遺我有願厚
見周至以稱述謂繇有書也

善曰周稱
謂繇書也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

駭

向曰謂騎使從鄴都還到盟津
發其匣喜悅并集故五情震駭

善曰繇在鄴城太子在孟津

也李陵詩曰行行且
自割無令五內傷

繩窮匣開爛然滿目

濟曰繩繫匣也
言繫繩去盡匣

開見玦故爛然光色滿目也窮盡也善曰延篤與猥以蒙鄙

之姿得覩希世之寶良曰蒙暗也暗鄙不煩一介之

使不損連城之價翰曰一介單使也連城謂十五城秦之既

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向曰趙使

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所述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

奪之事則無矣乃真惠我也詭猶欺也善曰史記曰趙惠文王得

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三城易璧趙王遂使

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奉璧秦王相如視秦王

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

璧俱碎嘉貺益腴典湯敢不欽承銑曰貺賜腴謹奉賦一

篇以讚揚麗質不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

善曰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

諸才人
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

好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

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

鷹揚於河朔翰曰漢南荆州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之飛揚

陵人在冀州素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絮如霜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向曰青土謂

平藻文也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

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

也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濟曰足下

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帝都也善曰德璉南

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良曰

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文蛇傷斷以藥傳而金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吾王於是設

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該遍頓下悉盡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網下垂於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子曰然此數子猶復不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能飛騫許言反善絕跡一舉千里也善本無也字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善曰韓詩外傳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善本有能字與司馬長卿同風

壁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善本無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馬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力盛道僕讚其文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琳嘲譏其文琳反以為論其盛道而讚美其文言其不知音夫

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吾亦不能妄善本作忘字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善曰鍾子期知音

之我亦不可妄歎陳琳文美忍後代笑我也嗤笑也世人善本有之字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大其文有不善善本有者字應時改定善曰

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善本有昔丁敬禮嘗善本作常字作小文翰曰言我以小才不過此人辭不為潤飾也若人謂此人善曰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若此之人

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君也言不為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善本作惡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我潤飾之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

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

之善本作見也濟曰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議乃成焉翰

能置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善曰公羊傳

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公曰嗚呼足父史記曰孔子文辭

有可與共者至于春秋子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

淑媛于有龍淵善本作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斷

丁割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淑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

議其斷割此言知音者可得論其文章也善曰為劉季緒張本戰

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國策蘇秦說韓王劉季緒才不

能逮於作者而好詆禮丁哥文章倚居撫之利

病銑曰逮及也倚偏撫拾利善病惡也言偏拾人善惡善曰摯

大言也又曰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此紫五霸於

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濟曰齊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於下者甚眾而田巴毀罪五帝三王

五霸而稷下服之者有十人此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翰曰魯仲連聞田

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

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臬音人

皆惡之田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善曰魯連子曰齊之辯

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有

徐劫弟子曰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

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眾漢書鄧公謂帝曰內杜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

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善本無息乎翰曰劉季

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人各有好

尚蘭茝昌蓀蕙之芳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

臭之夫良曰蘭茝蓀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

夜隨之亦如文人所鑒名異咸池六莖之發眾人所善

有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

樂也而古今所共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作六莖樂墨子

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未

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

夫之思未易輕棄也向曰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少小所著文章

一卷相與衆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夫之言言我文詞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善曰漢書曰少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

集曰擊轅相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辭賦小

道固未足以榆楊大義章善本有彰字示來世也昔

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

銑曰章明也楊雄為郎執戟宿衛著法言云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善曰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為郎然郎皆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楊子法言曰彫蟲篆刻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善本作德薄位為

蕃侯猶庶幾勦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

之業流善本作留字金石之功濟曰蕃侯謂諸侯金石言堅不朽也善曰國語曰勦力一心

四子講德論曰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

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良曰勲績皆功也若吾志未果

吾道不行翰曰果遂也言我若未遂建功業之志是善道不行則五臣本無則字將采庶

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向曰庶衆也植將著書迷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

善惡也善曰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應劭曰言其實錄事也定仁

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銑曰衷心也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雖

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善曰司馬遷書曰僕誠以

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序曰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非要召一之皓首豈今日

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翰曰要約皓白也言

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有此言而不慙者侍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 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之不慙侍 鮑子之知我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 善本無 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

善曰典略曰質出爲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弔得爲密坐在

反向日常調謂常戲密坐謂環坐也 雖燕 善本作 飲彌日 善曰曹大家歌器頌曰侍帝主之密坐 向曰彌 終也 其於別遠會希 善本作 猶不盡其勞積也

若使 善本作 觴酌陵波於前 善本作 發音於

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 善本作 虎視 善本作 濟曰言酒多如

下謂季重也鳳觀言有和容也虎視謂有威儀也 善曰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猶歌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 謂蕭曹不足疇 善本從 鳳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

衛霍不足侔也 良曰侔等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之道不可以此四子等

並 左顧右眄謂若無人豈非君 善本作 子壯志

哉過屠門而大嚼 雖不得肉貴且快意 善本有 喻有

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我見質容威顧盼若人雖不用於時且快我意亦如過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此植自託也 善曰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若無人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

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

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 善本有 雲夢

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善本有 食若填巨壑

銑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卮酒盃也言飲酒速盡如灌漏盃酒不停於盃中 善曰莊子淳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爲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然曰不我與曜靈急節

濟曰日不我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日也急節謂遷移速也善曰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焉藏廣雅曰曜靈日也

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良曰面謂相見日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

度光景之速別離則如參商之隔閡也善曰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減遷閼伯于商丘

王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思善本有抑六龍

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

之首頓羲和之轡御也言借光景之速思抑止六龍頓下

其轡使日留而不去善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折若木之華

東竭兮維之羅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閑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善本作良久無緣四字良曰若本

日過處濛汜月入處折若木而執之而不去閑濛汜之谷使日礙而

不入然天之高遠實無由緣懷戀於日光反側志不安也善曰楚

辭曰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汜仲長子

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天所登也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向曰戀眷也反側謂眠不

熟如何如何得所來託又采委曲曄若春榮瀏

若清風銑曰評問也曄盛美貌劉清風貌言吳質書如此清美也善曰答賓戲曰曄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

如清風楚辭曰秋風瀏以蕭蕭兮申詠反覆曠若復面濟曰曠遠也復面謂若相見也

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良

還所治謂休治公事之暇也善曰所治謂朝歌也

可令憲許事小史善本作史字諷

而誦之翰曰憲事謂好事少知文者質為朝歌今言小史者其佐史也善曰周禮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

聲節之言善本作夫字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

猶亦病諸向曰病諸猶難之也善曰家有千里驥而

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

則不以為珍貴文亦如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善曰言驥及和氏

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

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

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

此三句墨翟不好妓善本從人下同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

足下好妓而正善本無而正字值墨氏善本作翟字迴車之縣

想足下助我張目也濟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非妓樂何謂過之而迴車也是其有不知音之

蔽也足下正值此縣想亦助我張目怒之心好妓樂知音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

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無日字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

善本無得善本有也良曰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有之

有善也善曰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且改轍而善本作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

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

下勉之而已矣韓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以良馬此吳質言良馬之御車不移改轍跡不變易行步戒

吳質善政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也

此二子俱不易人而治故願質勉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戰國策曰趙吉謂

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勸史記曰適對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子產而一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

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向曰對客口授使者

而制此書殊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太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耳

書相應耳

荅東阿王書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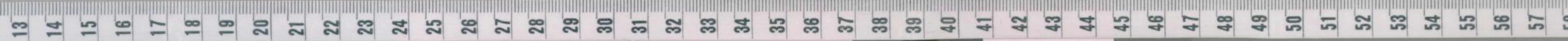
吳季重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

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濟曰惠貺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綢繆謂殷

勤之意也夫登東岳者然後知眾山之邈迤也奉至

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良曰邈迤小而相連貌



爲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善曰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
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施也况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

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

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

無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然驚懼而非敢羨望寵貴光榮

也善曰尚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爲

龍爲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置於財聞猗頓善

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我知之猗

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

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

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

伏櫺善本作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

美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

樂不知威儀戲笑談弄言辭過度洩漏而出雖侍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

遂耀善本從火穎之才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媿慙也

九人余無可者毛遂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俗若錐之處囊其未必

見今左右未有所聞先生者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若早處囊

中乃穎脫而出及到楚遂爲辯勇之首余皆莫當之善曰史記曰

秦之圍邯鄲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

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余無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原

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在左右未有所

稱誦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請處囊中耳深蒙薛公

折節之禮而無馮諼爰三窟之效

文謂門下客誰習會稽能爲文收債於薛乎馮諼曰臣能及之文謝

之曰先生不羞乃有意爲吾收債乎諼於是約車載券契問曰收債

債賜人而燒其券人皆稱萬歲此市義也文不悅後齊王免文相而歸薛未至百里人扶老攜幼迎文於道文顧謂諶曰所市義者文今見之矣諶曰狡兔所以免於死者有三窟矣今為君一窟矣請更為二窟乃西說魏魏王使持黃金千斤車百乘來聘文此二窟也齊王聞之懼又持黃金千斤文馬二駟以謝文使反國又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於薛既成還報文曰三窟已成君可高枕而為樂矣
善曰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戰國策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君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弊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驩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者義爾為君市義孟嘗君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潛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得高枕而卧地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以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向曰信陵君魏公子无忌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位自迎夷門侯嬴嬴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之德公子愈恭後秦伐

趙圍邯鄲平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救趙秦之使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子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美為侯生可述之意
善曰史記曰魏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嬴為小人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積於胃臆懷眷而悄

緣

邑者也

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諵侯生也質所以憤

積懷眷於古人願效志誠也悄邑憂貌

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善本無傾

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

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

去

非鄙人之

所庶幾也

濟曰究盡也謂植也鄙人質自謂也庶幾近也

善曰封禪書曰

向曰所天謂

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

所尊敬也言

志所尊敬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敬之意非獨君也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思投印釋轂

朝夕侍坐

銑曰縣令佩銅印蔽冠飾投棄釋去此職恒侍坐於子建

鑽仲父之遺訓

覽老氏之要言

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子也遺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千文也善曰仲父仲尼也老氏

老子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

良曰清醑酒也抑止享食

也言得侍坐子建雖對酒而不酌止肉不食亦將

醉飽也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醑又曰嘉肴脾臄使西施出帷

嫫模

毋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

曰翰

西施美女也嫫模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蹈履哲智保安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恃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若乃近者之觀實蕩蕩鄙心

曰向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迷飲宴之時也蕩動也鄙心質自謂

秦箏發徽二八迭奏

銑曰徽美也二八謂舞者子六人迭遞奏進也善曰楚辭

靈鼓動於座右

善本作右鼓發鼓也

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燿洞房

周禮曰靈鼓靈鼗也

耳嘈嘈而

善本作於字

無聞情踴躍於鞍馬

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之情極踴躍如鞍馬也

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

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

乎

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於國家也懾震懼也楛矢箭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之

陳陳惠公賔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磐其長尺有咫故名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北夷國名也楛木名也磐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

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

思英瑋實賦

頌之宗作者之師表

善本無表字

也

向曰還治謂休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之

文觀省英美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蔚為辭宗賦頌之首

眾賢所述亦各有志昔

趙武過

平

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銑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于宋過鄭鄭伯享之七子從鄭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詩也七子謂子展伯

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詩也七子謂子展伯

趙武過平

有子西子太叔子產印段公子段故春秋書之以為美談也善曰
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孟子垂隴七子從趙
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
子展賦草蟲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
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也無以承命才以承君命

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良曰貺
所賜書也赧然謂慙恥而得汗下善曰此邦之人閑習辭

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善本作之有乎

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休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
清文王事大夫皆為諷誦何但小史而已善曰植書文可令憲事小史

理而誦之者善曰論語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

恩形乎文墨向曰政事政理之事也惻隱深也善曰史記衛

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

且舞銑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言久也雖無德以與

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名勝母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

非儒墨不同因善本作以久矣濟曰儒道尚樂墨子然

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銑曰五百人曰旅言朝歌縣小

負曰少康有衆一旅杜步武之間不足以驕巧善本作跡

預曰一旅伍百人也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託言朝

歌小邑不足見譽善曰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堂上接武鄭

玄注曰若不政轍易行言也質託言若不政職大任將何以用力也

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

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

望其巧捷之能善本有也銑曰絆良馬之足何以行千里

可見巧捷之形也善曰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不勝見

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銑曰恤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故為報

得往故為報
五臣注同

璉其白昨者不遺猥見何照臨向曰言炳雖昔疾

生納顧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向曰

言猥照臨則雖侯羸納无忌之顧毛遂受趙勝之眷實無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也善曰夷門侯羸也已見吳季重答東

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

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外嘉郎君謙下去之德內幸頑

才見何誠知已銑曰嘉善也郎君謂炳也頑才璉自謂也言

嘗事之故歡欣踊躍情有無量炳見我志誠以為知已也炳父寵為太尉璉呼曰郎君是以犇

騁僕御善本作御僕字宣命周求良曰騁馳也言犇馳車馬宣我教命周求饌食以給公琰陽

書喻於詹何揚倩說於范武

翰曰陽書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魚也昔人揚

倩有酤酒者酒甚美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言求酒使陽書曉喻詹何令其釣之揚倩言說范武使其

酤之善曰說苑曰密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鱗也其為魚味薄

而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書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

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鰲為綸芒針為鉤荆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其平遇客甚謹為酒甚

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曰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

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所以蔽賢而有

道之士所以不用也范武未詳故使鮮魚出自善本作於字潜淵芳旨發

自幽巷向曰芳旨美酒也發出也繁俎綺錯羽爵飛騰銑曰俎几

於几上如文綺錯亂羽爵酒盃也飛騰言盡速也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主爵形儀禮曰請媵爵鄭玄

曰今文媵多作騰牙曠高徽義渠哀激濟曰牙伯牙善鼓琴曠師曠樂官也徽調也義渠國

名其樂哀也激重也。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當此之時，仲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良曰：漢朝灌夫字仲孺，有姊服。丞相田蚡欲與過，魏其侯仲孺不敢辭，有姊服而與之行也。同產，謂姊也。陳遵字孟公，嘗有所部刺史奏事過孟公，值孟公方飲，刺史候孟公醉突入見。孟公母叩頭曰：嘗對尚書有期，會狀毋遂。令刺史從後閣而出。言今樂醉則不顧尚書之期。善曰：漢書曰：灌夫字仲孺，夫常有肺服，過丞相田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候遵，雷醉時突入見，遵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毋乃令從後閣出去。

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翰曰：驪駒，馬也。就駕，言將行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宣展。善曰：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夫具。追惟耿介，迄于明發。宴樂猶未盡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

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發，曉時也。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銑曰：會遇也。來，命謂炳有使來。漳，水名。濟曰：漳水名。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良曰：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善曰：伯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

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翰曰：文，綵之鳥也。蔽，水言多也。

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明也。肅，穆清風貌。京臺，楚國高臺也。是為楚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志歸之樂也。流，謂耽樂之情如流水之不已。善曰：淮南子曰：令尹子假請飲，莊王許諾。子假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志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

適有事務，須自經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不獲侍坐，良增悒悒。善本：作邑邑。銑曰：不得往，適遇也。不得志之貌也。邑邑，不樂也。

因白不悉，璩白。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

因閣都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良曰詩云太叔

于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闥闔有女如荼闥闔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璩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善注同王肅以

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眈有萬

里之望翰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拔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善曰魏志曰王肅

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散騎侍郎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優復

超起宿德論語子曰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向曰薄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

斂翼於故枝貴者言不能追參朝貴復如鳥之斂翼栖於故林善曰桓子新論曰音顏淵有

高妙次聖之才聞一知十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日銑

塊然獨居貌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示已久矣汲黯樂在郎署

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濟曰言千載思度其

事知汲有所由也蓋謂時勢不可處也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拜淮陽太守黜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臣之願也

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所德非陳平門無結駟

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巷而門多長者車

之跡轍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負

郭窮巷以席為門然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翰曰楊雄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才劣仲

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向曰董仲舒常下帷讀書璩自言才劣仲舒銑曰陳孟公好置酒為樂璩言家貧於孟

公無此樂善曰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以學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又曰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

堂遵過寡婦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悲風起於閨

闥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

不爨七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平閔子濟曰机

宋也良曰幸遇也素生璩友也時來與璩言談趾足也王者君子

比也樵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黨每過閔

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善曰左氏傳楚宰嚭啓強謂魯

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

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

記曰太原閔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含菽飲水無菜茹夫皮朽

者毛落川涸者魚逝善曰蔡邕正論曰

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

哉向曰秋物雖榮者沾於霜露則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

自然之數也豈可恨哉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

物榮秋道成萬物零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想還

在近故不益言璩白曹長思也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濟曰岑文瑜為

廣川縣令善

曰廣川縣時旱祈雨

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

卷良曰礫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處涼臺而

有鬱蒸刺之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

泉亦有炎熱之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

過此宣王曰德不能過於今日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

我無所鄭玄曰言土龍矯首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

里濟曰土龍泥人並祈雨之物也矯舉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

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

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高誘曰土龍致雨雨而成穀故

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

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嬙猶俱醜也

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脩之歷旬靜無徵

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

二六四十三卷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效良曰祈雨不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銑曰在知

恤下民善本作人字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

翰曰恤憂也暴露謂身立於日也向曰靈壇祈雨壇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

昔夏禹之解居陽旸善本從殷湯之禱桑林言

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濟曰禹治水以

河禹言未發而水治矣旋流不息也湯大旱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沛桑山之林能興雲雨善曰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

解於陽旸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解陽旸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

禱之旸音紆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使人持三足鼎而視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旣善本

字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銑曰此蓋

優劣異姿割髮空及膚善本割髮空侵肌乎精誠不至

而賢聖道殊品優劣之異及膚侵肌者言用心苦切也則湯在桑林之禱日割髮剪爪以為犧牲雨乃大至善曰呂氏春秋曰昔殷湯

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齋其手周征殷

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

未可以為不然也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

以為不如此也善曰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

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

之師興而雨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向曰

不致至誠不知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意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

銑曰間近也濟曰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

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風伯埽涂善本作雨師灑道

向曰風伯雨師致風雨以掃灑道路者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良

言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善曰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
去大厦其善本作夏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也
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也
南子曰大厦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厦大屋也涼或作棟非也

膚善本作寸有脩味踰方丈也善曰厚四指曰膚有肉脩鋪食踰過也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也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偏視口不能偏味

逍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也善曰陂塘池水也苑猶茂也

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向曰春芳香華崇克也結此以充佩服美其香比德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翳日使駐其景善曰楚辭曰紉

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秋菊毛弋下高雲之鳥餌出善詩傳曰崇克也若華已見上文

深淵之魚蒲且子讚善便嫗緣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

以過也翰曰弋射餌釣也蒲且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嫗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雖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楚王游京臺而志歸亦無以過我是樂也遁遊也韶舜樂名故云虞韶京臺游觀之處臺名也善曰列子晉何曰臣聞蒲且子之弋弱

弋微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上用心專也淮南子曰雖有鉤鉞芳餌加以詹何便嫗之妙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高誘曰便嫗白

翁時人也毛發曰蛸蛸詹何之倫然便嫗即蛸蛸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京臺已見上文班嗣之書信不虛矣良曰班嗣報桓譚書云漁釣一壑則萬物

此如之信是言不虛也善曰漢書曰桓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來還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鄙塵濟曰濱近

晏子春秋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近市秋隘鄙塵不可居思樂汶上每善本無發善本寤寐銑曰寤思隱逸不離寤寐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氏宰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故據思

此樂也汝水名言度此
水不仕也善注同昔伊尹輟耕。鄧質。憚投竿。思

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向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聘之伊尹曰我

處畎畝之間豈若使吾君如堯舜之道乎遂往應命後漢鄧憚與鄭次都隱於弋陽山鄧憚歎曰天生俊士濟天下人豈可為巢許而去堯舜乎遂舉孝廉為郎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意欲濟之今出其難也

善曰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湯使人以幣聘之堯舜然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之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

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使吾身親見之哉東觀漢記曰鄧憚字君章汝南人也鄭次都隱於弋陽山中憚即去從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憚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伊尹乎將為許巢而去堯舜也次都曰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告別而去憚客

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

於山陽沈鈞善本作緡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

遠矣銑曰康軌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鈞緡並取魚物丹水水名善曰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笕谷

然山父不貪天下善本作之樂曾參不

笕音管

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翰曰山父許由也堯大其志欲憚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

安不懼也非以貪天下為樂曾參云晉楚之富不可及彼以富我以仁彼以爵我以義吾何憂哉此二人亦其美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國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憚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之

前者邑人念弟無已良曰鄉邑之人念其才行也欲令善本無州

郡崇禮師官善本作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

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

犇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取弟為衆官之師教授

鄉邑誠美意也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人出則人壽促何可待也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犇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

且官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

河清遲也

文選卷之六

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

耳。向曰金日磾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踰躁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

仰天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官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善曰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爲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

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北極有自見也

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其

故譬猶越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銑曰謂賴祖考之餘慶免負擔

之勞也勤勞也善曰左氏傳陳追蹤丈人畜雞種黍

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從夫子之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

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

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追蹤此丈人乃養雞種黍以爲田家事也善曰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

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濟曰精思也墳籍爲典墳也善曰孝經

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無成善本作或字游言以增邑邑翰曰游言謂不當言也邑失

志兒善曰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玄曰遊浮也不可謂之言郊牧之田空以爲意向曰郭外

曰郊郭外曰野謂負郭之田也善廣開土宇吾將老焉銑曰言不用廣開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

善曰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劉杜二生

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良曰劉杜璩友人也生者有德之稱也朱

明夏節也善曰相見在近不復爲言善本作近故不復爲書六字翰曰言劉

杜二生相見在近故此不言慎夏自愛向曰慎夏熱之氣以自保愛也璩報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二

5
30
44

六家文選60卷

世四



